



方志卷
上

張國強

文集三編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張國隆

張國隆

張國隆

张国淦文集三编

方志卷（上）

杜春和 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国淦文集三编/杜春和编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04. 10 (2009 年 1 月重印)

ISBN 978-7-5402-1637-5

I. 张... II. 杜... III. 方志学-文集 IV. K29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7584 号

责任编辑: 陈 果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89 印张 986 千字

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168.00 元 (全二册)

編者前言

繼二〇〇〇年《張國淦文集》（收錄《北洋從政實錄》與《潛園文稿》兩部分）及二〇〇三年《張國淦文集續編》（經學卷）上下冊行世後，這部《張國淦文集三編》（方志卷）也隨之面世了。而《張國淦文集四編》（《永樂大典方志輯本》）也可望於明年問世。這對從事方志學工作的同人，無疑是一個可供研究參考利用的喜訊。

張國淦先生（1876—1959）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聲譽的政治家與考據學家。他生於清末飽受列強欺凌侵掠的積弱時代，青年時期就胸懷振興中華之志，曾多次撰文刊發或上書，就如何裕民強兵、固邊禦敵，向當局諫言獻策。一九〇四年考取內閣中書入仕後，曾在黑龍江省及北洋政府從政二十餘年，歷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及農商、教育、司法、內政總長等要職。為報效國家，他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，作過許多利國利民的好事，受到國人的稱贊。但由於軍閥當權，他們為了爭奪個人的私利，不僅終日互相傾軋，連年戰亂，而且大量出賣國家利權，從不顧國家與人民的安危。張先生雖克守職責，並與之奮力拚爭，但也無法改變黑暗腐敗的政局，遂於一九二五年憤然退出北洋政壇。從此影息林下，潛心著述，希望能在宣揚中華傳統文化方面，作些有益於後人的貢獻。

由於張先生自幼刻苦好學，博覽群籍，且聰慧過人，對中國

傳統文化早已打下堅實基礎，從政時期也未放鬆利用一切公餘時間進行學術研究的志趣。所以他在退出北洋政壇後的三四年時間內，就撰寫出二百餘萬言的經學研究文稿，並於一九三一年出版了《歷代石經考》及《漢石經碑圖》等巨著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，曾影印再版多次。此後他集中全力從事中國方志考的研究工作，至“七七”事變前的數年間，又完成了數百萬言《中國方志考》的初稿。應當時著名史地學家燕京大學教授並主編《禹貢半月刊》的顧頤剛先生多次約稿，張先生遂將江蘇省江寧、蘇州、鎮江三府的初稿，加工整理出近十萬字，於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分期在該刊上發表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驚喜，顧先生曾撰文給予高度評價，說中國的古今志書“浩洋無涘”，蒲圻張石公（張先生號石公）先生遍求各省府縣古今志書而讀之，“作《中國方志考》數百卷，與宜都楊惺吾先生之《歷代輿地圖》，可謂秦、華並峙者矣。”並說限於本刊條件，不能將張先生數百卷《中國方志考》的全部“宮室之美”奉獻給讀者，而“引為深憾”！然而顧先生絕沒想到，張先生的這部方志稿，在此後幾十年的坎坷經歷與不幸遭遇，才是最令人“引為深憾”的。

關於張先生撰述《中國方志考》的一些具體情況及其以後的不幸遭遇，當時經顧頤剛先生舉薦給張先生當助手的青年學子史念海（後成為著名史地學家）知之甚詳。據史念海先生撰文說，他是一九三五年在輔仁大學讀書時，因偏愛史地學科，曾撰文在《禹貢半月刊》上發表，受到顧先生的器重，故被推薦給石老當助手，主要幫助石老收集有關方志資料及起草評論志書的文稿。他說：“我國方志淵源甚早，《周禮·地官》誦訓一職所執掌的即有方志。及於兩漢，撰者尤多，但率多不存於世。石老盡力鉤稽，又復細大不捐，皆一一著錄，了無缺漏。”“石老對於先哲時

賢有關方志的撰著，莫不盡力求購，其家中所藏，宛然成一圖書館規模，若僅就方志而言，一般圖書殆皆難與之比侔。”“方志的纂修以明清為最普遍盛行，稍事搜羅，亦易於物色。宋元舊志就難於尋訪。石老撰述始於秦漢之間，秦漢以後，至於宋元，據《中國古方考》所列，共有二千一百七十一種，現今存者不過七十五種。其中二千餘種皆須就有關文獻記載從事鉤稽。石老藏書雖富，亦不易遍及群書，只好出入各圖書館逐一翻檢。有些文獻，當時北京圖書館亦未庋藏，僅清華大學圖書館尚有孤本，只能前往查閱。清華大學距北京城稍遠，中間不便歸來用餐，又不宜干擾他人，只好帶些乾糧作為補充；還須帶上茶杯，就附近水管承水飲用。如此日復一日，已難記得共有多少日子。”又說石老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。“古今方志之多無慮數千，纂修者自更為繁多。”“石老都要把作者生平，原書體例，具體內容及後世學人的著錄和評論，皆廣肆搜羅，著之於篇。明清時期，方志纂修遍於各地，鄉亭堡寨亦各有其志書，石老皆一例搜羅，罔有遺缺。可以說自有方志成圖成書以來，皆能備加採擷，匯而為一，集其大成。後之纂修方志者可以有所遵循，就是從事研討者，也能有所依托，不必多所勞神。”史先生說他在張老身邊工作不到兩年，就因“七七”事變爆發不得不離去，“那時明清部分的方志稿雖尚未殺青，但已積累約三百餘萬言。”

“七七”事變後，日寇侵佔北平，組織偽政權，張先生為躲避日寇多次拉他出任偽政權要職的威逼利誘，遂由北平遷往天津，不久又由天津遷至上海，但也仍然逃不脫日寇及漢奸的經常騷擾。這時他又想去四川，終因路阻未能成行。因此他心情異常苦悶，加之舊喘病復發，已不能集中精力從事《中國方志考》的修補工作了。直至新中國成立後，董必武副主席因公到滬，邀請

他仍回北京參加工作。這時張先生病體稍好，欣然同意，遂於一九五三年回京。張先生本打算繼續從事“尚未殺青”的《中國方志考》的修補工作，以便早日出版。而著名歷史學家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范文瀾先生，在得知張先生回京的消息後，誠聘他為近代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，專事撰述他歷任北洋政府各要職時的親歷見聞，希望能為近代史研究，特別是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工作，提供一些更加具體翔實的新史料。張先生感到能為新中國的史學研究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是義不容辭的責任，便慨然應允。

張先生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時，已是七十八歲高齡的耄耋老人了。但他不顧自己年老體弱，仍以每天工作十餘小時自課，不論寒暑，終日伏案筆耕不輟。至一九五八年秋，他不僅撰寫數十萬言的《北洋從政實錄》，揭示出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時期許多鮮為人知的政聞秘要，同時還出版了三十餘萬言的《辛亥革命史料》，並修訂完秦漢至元代七十餘萬言的《中國古方志考》，送交中華書局付印。正當他開始修補明清至民國時期數百萬言的《中國方志考》時，終因過於勞累，舊喘病愈發愈重，不幸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與世長辭了。張先生在病危彌留之際，還念念不忘他未完成的著述。其獻身學術事業的精神，實在令世人感嘆與敬佩。

張先生去世後，張夫人顧佶人女士遂將張先生遺留的大批手稿，以及在黑龍江與北洋政府任職時的一些文件資料，全部贈送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收藏。但為實現張先生未竟的遺願，張夫人與范所長商定，將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數百卷方志稿，送請著名方志學家朱士嘉（時在湖北文史館工作）幫助校勘修補，爭取早日付印。朱士嘉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六月由武漢來京提取這批方志稿

時，我因職務關係曾參加移交工作，並打印移交清單一式三份。現據移交清單核計，主要有兩大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明清至民國時期全國各省府縣方志的謄清稿，是請朱先生修補的主體部分，共一百三十四冊；第二部分是秦漢至民國時期全國各省府縣方志的初稿及有關資料，是供朱先生修補參考用的，共三百二十冊。兩部分合計共四百五十四冊，全部移交朱先生運往武漢家中。

一九七八年春，我在整理張先生遺稿時，在一個藍布包內發現尚有數冊四川、山西等省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方志初稿，是移交時偶爾遺漏的，於是就編目上架了。一九九七年秋，張先生的小女傳玲，由美國返京來近代史研究所考察父親的遺稿時，看到有四百多函手稿及文件保存完好，十分高興；特別是看到尚有數函方志稿，更是激動不已，連說“太好了，這是漏網之魚”。她即與張海鵬所長商酌，欲將其中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文稿整理出版，提供學術界研究參考利用，以實現先人未竟之遺願。張所長極表贊同與支持，並推薦我幫助張傳玲女士挑選整理及編輯出版事宜。

我當時曾問張傳玲女士，為何稱那幾函方志稿為“漏網之魚”？她遂告訴我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。說她聽史念海先生說，七十年代曾見到朱士嘉先生，便問及張先生明清方志稿的修補情況。朱士嘉先生說：“文化大革命剛開始，就有一隊紅衛兵到我的住所，指名要我交出張老這批方志遺稿。當時我只好將正在校補的這批百餘冊遺稿捆好，讓紅衛兵抬去，至今下落不明。”張傳玲女士說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這幾函方志稿不就成了幸運的“漏網之魚”嗎！但她對此種結果並不完全相信，又托友人各方查尋，於二〇〇二年二月得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正式復函說：“‘文革’初，為審查朱士嘉的情況，造反派將《中國方志考》調來進行審查，並將包括這部分稿在內的一大批圖書資料等

運往北京，爾后又運回，堆放在中科院武漢分院辦公樓二樓。……後來因辦公室漏水，將整間房材料全部打濕，霉爛變質，蟲蛀鼠咬。一九七〇年左右清理辦公室時，不得不將這些材料書籍裝了一卡車，送至武昌江邊一廢品廠作廢紙處理，化漿造紙。”張傳玲女士對此遭遇“深感痛惜”！

我根據史念海先生記述朱士嘉先生的說法及湖北省方志辦的函件，反復分析認為：張先生的這批方志稿，有可能全部、至少部分還存在。其一，朱先生說他“將正在校補的這批百餘冊遺稿捆好，讓紅衛兵抬去。”據我當時打印移交給朱先生的清單核查，第一部分是明清至民國時期各省府縣方志考的謄清稿，共一百三十四冊，是請朱先生校補的主體部分。很顯然，當時讓紅衛兵抬去的“百餘冊”，正是這一百三十四冊的謄清稿。而當時移交給朱先生的第二部分，即由秦漢至民國時期的各省府縣方志初稿及有關方志資料，共三百二十冊，朱先生並未交出。直至“文革”結束後，朱先生也從未說過他的手稿書籍被抄去過。如果再無其他意外，可以肯定這三百多冊方志初稿及資料，現仍保存在朱先生的家中。其二，朱先生說紅衛兵“指名要我交出張老這批方志遺稿”，而湖北省方志辦的函中也說：“‘文革’初，為審查朱士嘉的情況，造反派將《中國方志考》調來審查。”這兩種說法基本一致。但審查朱士嘉確不調他本人的諸如《中國地方志綜錄》等著作及手稿，為甚麼指名要調張先生的這批方志稿呢？很顯然是有非常了解張先生這批方志稿學術價值的人，借審查朱士嘉為名，指使他能操縱的一部分紅衛兵搶先把它調出來。其目的絕不是要消燬它，而是要很好地保護它，把它密藏起來。即便真如湖北省方志辦函中所說，包括這批方志稿在內的一大批圖書資料，“堆放在中科院武漢分院辦公樓二樓”。這也很清楚地說明，當事

人對這批方志稿及圖書等還是注意保存的，是準備以後為該院研究工作利用的。即使該辦公樓有漏雨之處，也不致於損壞到全部化漿造紙的程度。特別是在將要處理的時候，在這個學人衆多的研究機關裏，肯定會有人去檢查挑選，把其中完好或損壞不太嚴重的，包括這批方志稿在內的一些手稿圖書等挑揀出來。因此我認為，張先生的這批一百三十餘冊的方志稿，絕不可能一無所存，有可能全部、至少部分被保存下來，不論公私收藏，將來會有面世的一日。

以上我之所以將張先生的為人從政治學的情況，特別是他傾注數十年心血所鑄成的《中國方志考》，這部“浩洋無涘”、“前無古人”的巨著撰述經過，以及在“文革”中的不幸遭遇等情況作些介紹，其用意就是想讓更多的同人比較全面地了解這件事、關心這件事，並留心幫助查尋這批方志稿的下落，使它能早日面世，為方志考界提供參考利用。

在這編方志卷裏，主體部分是四川與山西兩省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方志考初稿。由於這部一百三十餘冊《中國方志考》的謄清稿至今尚未找到，所以有幸遺存下來的這部分初稿就顯得較為珍貴了。這兩省方志初稿，每省各三大冊，共約六十餘萬字。其編纂體例，俱依各省府縣修志年代先後為序。除少數“佚”志注明據《文淵閣書目》或《千頃堂書目》等所載為某人某年修纂，“未見”志注明據某志的序、跋或凡例中所記述外；其餘絕大多數目覩現存各志，都據該志實際內容，分以下幾個大項詳為纂述。（一）志名，修纂與刊印年代，現藏何處。（二）主修、主纂人姓氏、字號，以及科名、籍貫、官職等。（三）主修、主纂人或其他人的序、跋，選擇其中之一并刪節去與修志無甚重要關係的繁文套語。（四）每志所有卷目及子目，不論多寡全部收錄。（五）凡某志有須說明之處，均在其後面加案語詳述。綜觀該兩

省方志初稿，所收錄各府縣明清至民國時期的志書都很系統完整，每種志書的主要內容選錄也非常全面，對主修、主纂人物的考證也都較為完備。因此，對后人研究利用，能够提供多方位的參考資料。

本編中還收錄了張先生幾篇未刊與已刊的方志文稿。如《亞細亞洲總志》、《蕪湖鄉土志殘稿》及《黑龍江志略》，是張先生在學生時代及在黑龍江省任職時的著作手稿，都很有史料價值，且從未發表過。又如《中國方志考叙》及《中國方志考例言》，雖在《張國淦文集》首卷收錄過，但因是張先生研考中國古今志書的綜論及如何編撰《中國方志考》的體例，不僅本卷不可或缺，也是同人們了解這部巨著各方面情況的重要文字，故予收錄。而收錄張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刊於《禹貢半月刊》上的《中國方志考》（僅江蘇省江寧、蘇州、鎮江三府）部分文稿，則因它是張先生數百卷《中國方志考》的初稿中，唯一的“マナ”過加工修補的定稿。而一九六三年移交給朱士嘉先生的一百三十餘冊明清至民國時期《中國方志考》謄清稿，就是請他仿照這一部分定稿的樣式進行修補。由於這一大批方志稿在“文革”中的不幸遭遇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因此這部分已刊稿，就成了人們窺視張先生《中國方志考》這部巨著“宮室之美”的唯一一扇窗口了，故收入本卷，以免同人們再去尋檢《禹貢半月刊》之勞。

由於本編大部分都是初稿，增刪或粘條補正之處較多，而漏補之處亦時見。故在整理時嚴格按張先生所定體例加以梳理，漏補之處加〔 〕號標明。但不當之處仍所難免，誠望同人批評指正。

杜春和

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五日於北京

目 錄

亞細亞洲總志·····	(1)
中國方志考叙·····	(27)
中國方志考例言·····	(39)
中國方志考（江蘇省舊江寧府、鎮江府、蘇州府部分） ·····	(51)
四川方志考·····	(233)
山西方志考（明清至民國）·····	(769)
黑龍江省輿圖序·····	(1157)
黑龍江志畧·····	(1165)
蕪湖鄉土志殘稿·····	(1379)
附錄：方志門檻內外的徘徊·····	史念海(1395)
後記·····	張傳玲(1403)

亞細亞洲總志

亞細亞洲總志^①

位 置

占 部	北 起	南 訖	東 起	西 訖
東半球之東北	北緯七十八度十二分，西伯利亞之車留斯肯角，即東北角。	北緯一度，馬來半島之羅馬尼亞角。	東經七十三度四十六分，白令海峽之東角。	西經九十一度，小亞細亞之巴巴角。

疆 界

北	東 北	東	東 南	南	西 南	西 西北
以俄領西伯利亞臨北冰洋	以俄領白令海峽對北美洲	隔太平洋遙望北美洲	隔中國海對南洋羣島	以英領前印度臨印度洋	以紅海蘇伊士河地峽接非洲	以地中海、黑海、高加索山脈、裏海、烏拉河、烏拉山脈接歐洲。

① 此志是張先生在清朝末年所撰，有些地名、數字等，與現今多有不同之處。為保存原貌，故以仍其舊。——編者

——读书箴言——

生活是一面镜子，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
辨认出自己！

——尼采

幅員

東西最長處約萬六千九百餘里，南北最廣處約萬五千六百餘里，六大洲中推本洲為第一。

面積比較

亞細亞	最近測定一四四三八萬方里
阿非利加	一〇四九三
北亞美利加	約八一—一六
南亞美利加	約六二〇〇
歐羅巴	二七八〇
澳大利亞	二六六七

山脉

帕米爾高原在本國之西、印度之北、俄領中亞細亞之南，可視為本洲中央而少偏西南。此高原有走向東、東北、東南、西、西南五大山系。

東北	東	東南	西南	西
阿爾泰山系	崑崙山系	希馬拉雅山系	薩利曼山脈	興都庫什山脈
首為天山，又東北為阿爾泰，又東北為杭愛，又東北入俄西伯利亞為雅布諾威，	一東偏北為祁連山、陰山，當本國近邊，又進而東北為興安嶺，與崑崙山脈接；一入中國本部，	其東部與橫斷山脈接。	順印度河西而下，為印度、阿富汗交界山。	西走分二支：一西為厄爾巴爾義，止於小亞細亞西端；一西偏北為高加索山，橫裏海、黑海之間。

——讀書箴言——

人生如戲，你演得好便被喝彩，你演得坏便被咒罵。

——肖伯納